

信念、迷惘、幻灭—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毛猿》悲剧根源浅析

王凤娟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奥尼尔的戏剧探究了人类的心理和情感，他对人类社会的心理困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戏剧也是最早讲述社会边缘人物的戏剧之一。社会底层人物挣扎着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重，但最终他们追逐的一切都消失得一无所有。尤金·奥尼尔创作的剧本《毛猿》（*The Hairy Ape*）中，男主人公杨克用其短暂的一生，不断寻求个人身份的认同以及存在的意义，从信念高昂到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迷惘，再到最后希望幻灭，最终走向死亡。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分析《毛猿》中人物的人格特点，进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精神层面探析杨克的希望幻灭的根源，挖掘工业革命下人类世界的悲剧。

【关键词】 《毛猿》；精神分析理论；人格理论；精神荒原；悲剧；杨克

【收稿日期】 2025 年 6 月 5 日 **【出刊日期】** 2025 年 7 月 4 日 **【DOI】** 10.12208/j.ssr.20250271

An analysis of the roots of tragedy in *The Hairy Ape* from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Fengjua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Eugene O'Neill stands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laywrights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O'Neill's dramas delve into human psychology and emotion, exhibiting a profound interest in the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s of human society. His works were also among the earliest to portray social outcasts. Characters from the depths of society struggle to find their identity and claim the dignity inherent to being human, only to see everything they pursue ultimately vanish without a trace. In O'Neill's play *The Hairy Ape* (1922), the protagonist Yank spends his brief life in a relentless quest for personal identity and existential meaning. His journey progresses from fervent conviction, through profound confusion about his own existence, to the crushing of hope, culminating in his death. This paper employs Freudian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Hairy Ape*. Subsequently, it explores the roots of Yank's disillusionment through the lenses of humanity'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humanity's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state. Ultimately, it seeks to excavate the profound human tragedy unfolding within the world shap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Keywords】 *The Hairy Ape*; Psychoanalytic theory;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ic wasteland; Tragedy; Yank

1 引言

《毛猿》写于 1922 年，是一部共有八场的表现主义戏剧，讲述的是剧中主人公杨克（Yank）是一个狂野的、没有头脑和思想的劳动者，在一艘船上和一群工人干着最劳累的工作，住在最拥挤的前舱。杨克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自信，认为他让船的发动机运转起来的。然而，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孩米尔德里德突然来到甲板，称他为“肮脏的畜生”，杨克的世界观开始颠覆，他经历了一场身份危机，试图在富人主宰的社会中寻找归属感。在与身份问题的思考和斗争中，杨克的精神状态

逐渐濒临崩溃。最后，他在动物园里被一只大猩猩袭击，肋骨粉碎致命。

杨克是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工业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个人悲剧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对大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和对生存空间的不断破坏，消费主义和物质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异化，以及人类对精神追求的忽视和道德世界的贫瘠。我们要剖析杨克的人格，探究其人格的形成和希望幻灭的根源，便不能绕开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1]。

2 扬克的人格分析

弗洛伊德将人类心理概念化为三种力量的互动：“自我”、“本我”、“超我”。本我是心理储藏本能的地方，力求满足各种被禁止的欲望而不顾自己的行为后果。换句话说，本我主要是由社会成规所制约和禁止的欲望构成的。而社会制定的规则 and 规定构成了我们的超我或社会价值观和禁忌的大部分内容，这些社会价值观和禁忌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内化并且成为我们判断对错的标准。因此，超我，即文化禁忌，决定了本我应包含什么样的欲望^[2]。《毛猿》涉及主人公扬克微妙的心理变化，这对该剧的悲剧结局至关重要。

2.1 强烈的本我欲望

根据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论述，本能被定义为本能冲动。《人类动机理论》一文中定义，人有五个层次的本能，即心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胜任、尊重和被认可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从描述来看，扬克来自一个缺乏基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养的家庭，他的语言不标准，语法和拼写错误。扬克语言和行为上的粗鲁表明他太原始，无法实现更高的潜在需求。随着剧情的发展，扬克遇到了资产阶级小姐米尔德里德，她的出现颠覆了他对世界的认知。米尔德里德第一次看到扬克大猩猩般的模样出现在她眼前。她喊道：“带我走吧！哦，肮脏的野兽”，然后就晕倒了。扬克陷入了抑郁和自我怀疑之中，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思考^[3]。马斯洛认为，人类有被认可、被尊重的需求，也有爱和归属的需求。扬克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威信濒临崩溃。此外，如上所述，被认可和被尊重的需求属于缺失需求，当一个人需要它时，他就会感到迫切需 满足它。很多时候，他会用拳脚和威胁来解决问题。但当他遭到米尔德里德的憎恨时，他向她扔了一把铁锹，觉得这样做毫无用处。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无助，这种被人看不起的精神折磨为他后来的行为提供了动机。扬克陷入了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该往哪里去”的自我质疑中。

2.2 激烈冲突中的自我

被米尔德里德侮辱后，扬克开始有了新的自我意识。在《毛猿》的开头，扬克的行为主要受本我控制，遵循快乐原则，然而，在与米尔德里德相遇后，他第一次受到了侮辱。扬克的自我意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本能的需求与新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冲突也困扰着他。在这位衣着高雅的女士面前，他却无法控制局面，因为这一切以前从未发生过。从受辱到扬克扔出铁锹之间有一段延迟。原因可能是他在事情发生时感到困惑，也可

能是他立刻意识到这位女士可能拥有他丝毫不了解的力量^[4]。这段时间差证明扬克在瞬间的冲动和现实的自我驱动之间做出了妥协。

不可否认，扬克和其他工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就通过心理防御来应对压力。心理防御就是我们把无意识的内容安放在无意识心理层面的过程。为了应对焦虑，扬克采取了几种心理防御。首先，扬克使用否定这一心理防御，他从朗那里听说米尔德里德是一位实业家的富家千金，这并不是一个他能立即接受的消息，因为他从未见过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因此，为了保存一点自尊，他否认了这一事实。移置是“迁怒于”他人或他物。扬克曾扬言要把米尔德里德劈成两半，但后来他实际选择了故意装成绅士去骚扰一位女士，他将报复改为非暴力手段，意味着他重新认识到攻击是不可行的，通过移置，他减少了对潜在麻烦的焦虑。此外，扬克还采用心理倒退来减轻扬克的消极情绪。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倒退是暂时回归先前的心理状态。在故事的最后，扬克被 IWW 组织拒绝后，他的思想陷入了长期的压抑中，他认为大猩猩和自己的外表有几分相似，与大猩猩交谈，并将其当作理解自己的人^[5]。总之，扬克的自我意识在他受到羞辱后对他的行为起了更大的支配作用。虽然心理防御的表现方式不同，但都是为了缓解本能的被尊重、认可和归属感需求与现实之间发生碰撞后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扬克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归属，但他的方式是错误的，他拒绝承认自己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真实地位，拒绝承认自己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奴隶，拒绝承认自己的阶级与特权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横沟。

2.3 超我中的普遍弱点

超我用以约束本我，以更高的社会 and 道德标准约束人的行为。扬克几乎不受道德约束，他的行为充满攻击性，咒骂同事，甚至殴打年迈的帕迪。从另一个角度看，扬克的本我和自我比超我更能操纵他。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的超我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式建立起来的。扬克从父母那里学会了用拳头赢得统治和安全^[6]。当他被困在监狱里时，他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他没有用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规则来满足自己对安全的需求。此外，剧中还提到扬克的父母很少去教堂，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不相信救赎。扬克缺乏宗教信仰是他道德感和精神追求薄弱的部分原因。他的人格结构极度失衡，本我控制过度，而超我却不活跃，扬克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完全失去了平衡，这也是他最终精神崩溃的原因。当扬克和朗在第五大道上闲逛时，他们在教堂

后遇到了一群社交名流。扬克决定用粗鲁的言语辱骂一位女士，以表达他对上流社会的愤怒，但这位女士却对他不理不睬。然而，当有人注意到猴子的皮毛时，女士们欣喜若狂地大叫着冲向商店。奥尼尔发现人们更注重物质和实用，却不注重精神和道德。他们去了教堂，但他们并不太关注上帝的精神教诲，对道德感的漠视和对物质欲望被放大，因此，缺乏超我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3 精神病态的体现

诚然，该剧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剧作家的意图远不止为工人阶级辩护。奥尼尔谴责了工人的不公平处境，也谴责了这种处境给工人带来的精神层面的伤害。更深层次上，他注意到了人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正在恶化的生态系统。

3.1 精神病态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

在《毛猿》中，奥尼尔以其犀利的眼光触及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了人类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的失衡。他选择了环境污染和虐待动物作为表现人类罪恶的切入点。在长期积累财富之后，人类将贪婪的双手伸向动物。在第五场中，扬克千方百计地想引起绅士淑女们的注意，但都徒劳无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吸引社交名流目光的是橱窗里展出的皮草。在奥尼尔看来，这种虐待是由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所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和底层人民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前者为了迎合人类的虚荣心而被残忍地杀害，后者则被剥削着在地牢里辛勤劳作，肺里充满了煤尘。奥尼尔以其独到的眼光，看到了无权无势的动物和底层劳动者绝望的折磨。

人类不遗余力地攫取自然资源，建立工厂，开采煤矿，大量捕杀动物。这一切都揭示了人类超我的普遍弱点，即道德约束很少，但人类欲望驱动的本我却很强。自我无法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取得平衡，任由本我肆意妄为。奥尼尔认为，必须在眼前的物质满足和精神追求之间取得平衡，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表明了人类精神的病态。

3.2 精神病态在人与社会中的体现

社会关系异化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状况，表现为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认可度较低。在《毛猿》中，奥尼尔描绘了司炉工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生活拥挤、肮脏，就像囚禁动物的笼子。他们普遍衣着不雅，甚至半裸，每天重复着单调而繁重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工人没有思考能力，人性

似乎被资本家强加的工作所掩埋。工人们长期与机械化生活为伴，缺乏精神满足。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命，而不是为了物化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和动物基本上没有区别。人类因其主观能动性而有别于其他形式的生物，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资本主义使人类与物种本性异化，因此，人与动物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这意味着人类正在走向堕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异化明显，扬克与米尔德丽德的相遇迫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劣等地位，而在过去，他认为是改变世界的领导力量。“肮脏的野兽”这一称谓将他划入了人类的劣等群体，这不仅伤害了他作为人的尊严，也让他对自己的归属产生了怀疑，他的失败显示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隔阂。

社会关系的异化是工人丧失身份的深层原因。以扬克为代表的工人在参与社会劳动时耗尽了体力，却发现自己在整个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赚取的工资也不理想。社会工作的分工阻碍了他们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加剧了社会分层。他们既受到自身屈服的抵制，也受到工作过程的抵制，面对这一切，工人的精神迷失、错位。

3.3 精神世界的坍塌

人类在精神世界中的坍塌反映在整个自然和社会中，表现为对自然环境和动物的残忍、经济增长的副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异化。这些社会弊病最终会对人类的心理造成伤害。

人类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归属感的需要。人类的许多需求，如对亲密关系、认可、权力的需求，都是由归属需求驱动的。扬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寻找自己归属的努力^[7]。剧中一个典型的场景是扬克假扮罗丹的“思想者”来思考自己的身份。当他奄奄一息时，他鼓起全身的力气，低声说道：“上帝啊，我在哪里下车？我该何去何从？”^[8]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扬克，也困扰着整个人类。缺乏归属感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扬克是劳动者的代表，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在哪里，除了工厂，无处可去，他们的精神充满空虚。与此同时，资本家疯狂积累财富，不断拉大与工人阶级的差距。由于贫富双方曾经的公平分享规则遭到破坏，底层人民在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下无处可去，这是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

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上帝的死亡导致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认为人的生命完全没有意义，并激发了消费主义的价值。它显示了传统价值取向的崩溃和信仰的丧失。奥尼

尔认识到,过度关注物质满足,忽视精神需求,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导致了信仰的缺失^[9]。缺乏道德约束是精神空虚的体现。扬克不修边幅,不讲文明,他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辱骂和暴力。他的行为是自己和原生家庭忽视道德的结果,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消费,而不顾动物的死活,暴露出野蛮和不人道的本性,这是道德堕落的表现。在《毛猿》中,人类严重忽视了精神的健康,思维能力也在退化。工业化不仅占用了劳动力来维持机器运转,也禁锢了人类思考的主体性。

人类的精神痛苦表现为归属感的丧失、精神追求的空虚,以及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物种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比的退化。工业化带来的悲剧不仅引发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反思,也引发了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反思。

4 结论

奥尼尔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他的作品以悲剧为特色,往往表现出悲观的人生观^[10]。《毛猿》讲述了扬克的悲惨生活,但它讲述的远不止扬克的个人悲剧,它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一系列思考。在这部戏剧中,奥尼尔以敏锐的眼光让读者探究人类的内心世界,反思发生的悲剧。

论文探究了剧中人物的人格结构,发现人类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整体上并不处于制衡之中。与更强调道德和良知的超我相比,受人性驱使的本我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心理的失衡从自然、社会中发生的悲剧和精神世界的荒原中可见一斑。精神分析的视角为我们研究这部经典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发生在个体层面的悲剧在宏观世界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中被放大了,人对世界的迷失,导致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不正常。因此,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影响到整个社会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 [1] 周雪婷. 自我主体的迷失与追寻——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毛猿》研究[D]. 贵州师范大学, 2023.
- [2] [美]罗尹丝·泰森著.[M]. 赵国新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0.
- [3] 王丽. “警示者,镜像,笼子——《毛猿》中的人物米尔德里德”[J]. 巢湖学院学报 11(2012):111- 114.
- [4] 肖启芬. “憎恨与迷恋交织的迷惘之网——解读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大海”[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 (2011): 17- 19.
- [5] Strachey, Jame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M]. Charleston: Nabu Press, 1978.
- [6] Freud, Sigmu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M]. New York City: W. W. Norton & Company, 1933.
- [7] 刘永杰. “精神困惑的叩问与生命意义的探寻——《毛猿》精神生态的灵魂叙事”[J]. 外国语言文学 26. 1(2009): 50-55.
- [8] (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荒芜,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9] 李峥. “浅析《毛猿》带给后世的影响和意义”[J]. 芒种 22(2013):156- 157.
- [10] 贺莉. “悲剧理论下奥尼尔《毛猿》的主题与艺术解读”[J]. 语文建设 26(2016): 69-70.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